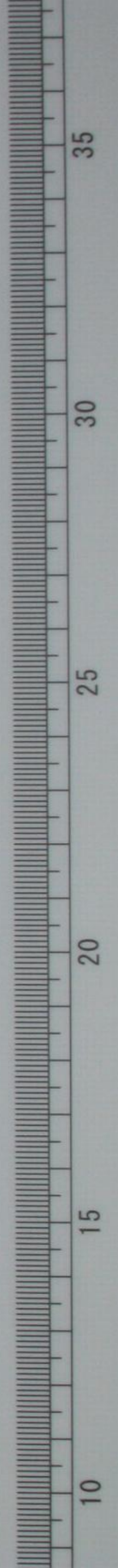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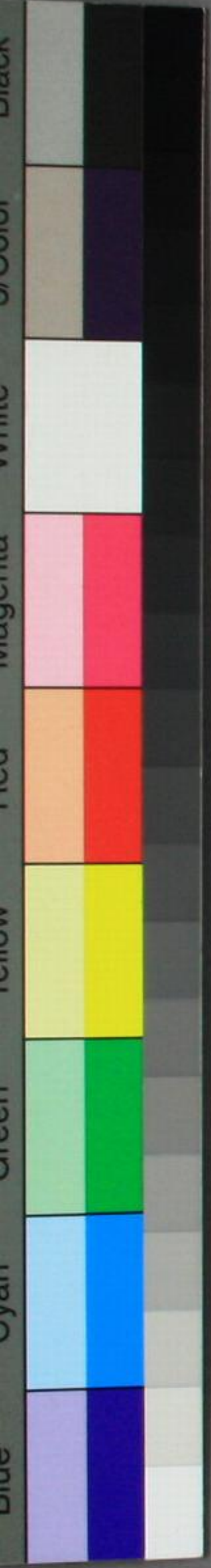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卷九

113  
887  
7



413  
號 887  
卷 0

筆記詩集傳卷八九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仇牙首章二章

輯錄云父共甫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亦謂尊之也鄭箋云祈  
圻畿同書卷傳云圻父迫逐違命也○或說亦出鄭箋云  
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仇牙之士周禮同右云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云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也○鄭箋云轉移也○卿嬖云禁兵本以藩衛王室當  
止居輦轂之下今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戍遠而又無體  
息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此見後之非職戕上之衛為不忠  
祈父豈不聽卒章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部氏寄贈



婦嬖云此章見以國之孤子而從後見後之非法是不體下  
之情為不仁○越句踐造恤軍士國語及吳越春秋魏公子  
無忌即信陵君也事見史記本傳○輔氏曰其言之序亦先  
公而後私也

後語千畝之戰出國語鄭箋引之索隱云千畝地名在河  
西介休縣地晉姜氏之戎韋昭曰西戎別種四岳之後也○周  
靈王太子晉諫語亦國語

皎白駒首章二章

皎一說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孔疏云以場圃同  
地對則異名散則通○說文云苗草生于田者詩緝云穀之

始生日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毛傳云維繫也孔疏云謂  
繫鞵也杜預云在胸曰鞵○欽按於焉字不必指地亦以  
時言○疑問云所謂伊人是想慕其人之詞○逍遙一說呂  
氏曰徘徊少留之貌○詩緝云藿豆葉用以作羹○婦嬖云  
首二章以今朝逍遙今夕嘉客為主總是托言于物以留其  
人永今朝如俗云且留之一日的口氣故朝夕非永也臨行  
而得朝夕不啻永矣○漢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下章注通解云玩三猶字只重  
其意思上下相同焉耳非謂並其義亦同也

皎白駒三章

女

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朱子曰：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也。○古義云：此章乃對語丁寧之詞，故稱爾也。又云：優游，皆借以象其出入自得之意。○婦嬖云：重末二句來思，只不去便是非既去而復來也。留賢者，安有公侯之爵以予人，只托為王者期望之詞云：逸豫就公侯上說，無期非長享公侯之謂，只無限量便是優游，是隱居之樂，適思是隱居之志，慎勉二字是苦留之意，非戒詞也。○注橫來三句，乃漢高帝遣使召田橫之語，注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為侯。

皎：自駒卒章

詩緝云：空谷寂寞無人之所也，芻刈草也。今日生芻新艾之草，所謂青芻也。○婦嬖云：此是將去時而猶冀其不我絕也。在空谷見不在我場矣，生芻一束見不食我苗，崔公侯之貴不足羈矣，如玉以德之高潔言末二句，毋字貫到底，是望詞，莫作戒詞，遐心即帶爾音，說音所在，即心之所在，又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是何等意況，目極行暉，隱狀手采在望。○疑問云：唐風有杜之杜，欲致之而不能得，秦風之蒹葭，欲親之而不能就，此自駒欲留之而不能挽。

黃鳥黃鳥全篇

爾雅翼云古者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子穀者皆粟也  
○古義云言發語辭○卿嬖云黃鳥比邦之人啄粟此害己  
不我肯穀即害己處穀即處患難固恤之道也明知人之緩  
急休戚也不可與處強凌弱衆暴寡意此即是害己處始邦  
族次諸兄次諸父情愈苦而思愈親矣

○我行其野首章二章

昏姻解爾雅文又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毛傳云蓬  
惡菜也鄭箋云蓬牛蒯也陸疏云蓬即蓄字今之羊蹄也訓失  
俗云祇失幽州人謂之蓬根似長蘆葍而莖赤亦可淪為茹滑  
美蜀本草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者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

苜而色淡莖間紫赤開青白花成穗結子三稜夏中即枯根  
似牛蒡而堅實衍義云子名金蓋麥李時珍曰夏至即枯秋  
淡即生凌冬不死根近尺赤黃色如大黃胡蘿蔔形又曰謂  
之羊蹄大黃思舊本作斯○卿嬖云菽蒂無所居也言就爾  
居望其有以居之也不我蓄不以居居之矣此畜字以居言  
下言采其遠無所食也言就爾宿望其有以食之也不我畜  
則不能推食之矣此畜字以食言各末句是為自謀之策  
也○通解云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  
之恥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

我行其野卒章

女

爾雅蓄當也。說文同郭注云：地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食。陸疏云：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也。毛傳云：當，惡菜也。名物疏云：當花白而香，根可茹，未必惡菜也。○求我我字，舊本作爾，古義云：俗本朱傳作我，誤。○鄭箋云：祗，適也。

後語：六行出周禮大司徒職。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不弟，使少者不敢凌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爛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爛之下，兼施於師長。○輔氏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董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之斯千首章

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申培云：斯千，王者落其新宮，自會云：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左傳：顧典諸侯落之。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注：謂設盛食以落之。疏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鄭氏云：斯千，在內近居，故曰臨南山，在外可見，故曰面秩。有序，言旋繞也。幽鎮靜，貞言朝拱也。竹苞，根本盤錯也。松茂，繁蔭疊覆也。古義云：式發語，辭相

好言相親愛也。無與母異。凡見成語非禁止之辭。○歐陽子  
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  
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俗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一說：朱氏曰：古人築室  
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於斯，則  
所謂禱祝之詞也。○疑問云：凡父母築一室，必為其子孫計  
深遠，乃承其後者不友于兄弟，則親戚叛之，未有能保其居  
者。故此詩首以兄弟式相好為祝，無相猶為戒。一說：卿媛云  
兄弟兼後面本宗支庶室家君王而言，式相好二句一及一  
正非對語。

似續妣祖二章

鄭箋云：妣，姜源也。祖，先祖也。曾氏曰：以生氏閔宮之詩考之，  
豈謂姜源居稷歟。○卿媛云：首句最重，以繼業言，要見宮室  
圯壞，妣祖之業墜矣。今似續妣祖而新之，築室二字提起，百  
堵對西南看，曰百堵者，見版築之功廣。曰西南者，見向背之  
制宜也。總見宮室廣大，意居就朝廷，祭已南面，以聽天下之  
治言。處就宮室，利用安身，以報宵旰之勞言。笑天顏悅豫，有  
協群以昏慶意。語天言渙發，有集衆思以為明意。築室就舍  
下垣墻，堂室居處，笑語就舍下，攸芋，攸躋，攸寧，俱要入似續  
意。○一說：魏豹云：言戶域東南，以該西北，畝則無西，其畝

北其畝之說矣。集傳蓋本孫毓狀誤。按集傳亦止取其句  
例同耳。不必拘

約之閣三章

卿嬖云。此主治垣墻言。承上築室百堵說來。古人築室以治  
垣墻為先。古義云。首二句主垣墻言。中二句兼棟宇言。○又  
云。君子謂王者也。後放此。亦帖云。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  
大一統。故曰大。○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  
次第當狀也。

如跂斯翼四章

釋文云。跂。脚根不著地也。詩緝云。翼如論語翼如也之翼。○

飲。接以革為變。蓋謂鳥之警起而將飛也。○鄭箋云。伊洛而  
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卿嬖云。大勢嚴正。自前後  
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說出○詩緝云。棟者春柱。  
宇者室之四垂。簷者屋之前後。正簷阿者。棟邊飄出側簷。卿  
嬖云。華采是畫。五色軒乃車之却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猶  
祥。此二字是高豁之意。矯其翼。謂上矯其翼而高飛也。翬具  
五色。應五采。矯翼應軒翔。一說。吊氏曰。如翬斯飛。覆以屋而  
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飲。按宇即簷也。四宇之隆起。上  
文既言之。此言簷阿。蓋以四阿之觚稜。繡堊而言。宜從吊說。  
但其文采。恐兼榱椽之采也。說。○說通云。四如字。是形容不



是譬喻

殖：其庭五章

說約云：楹者廊廡間之柱。○娜嬖云：此言室制之美而居室安也。噲：二句向背之宜，只就一室言之。向明之處，軒豁而噲：與寔之間，深廣而噉：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寔。○古義云：攸寧，專承其真一句言。

下筦上簞六章

鄭箋云：莞，小蒲之席。爾雅：莞，苻離。郭注云：今西方人呼蒲訓如床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孔疏云：莞蒲一草之名，而同九筵設席皆鹿者在。

下善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如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一說釋文云：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又一說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苻離也。按五篇云：蒲訓似莞而細堅宜為席，此即今燈心草也。源氏和名別引漢語抄：莞，訓穩甫。伊言大蒲也。三說未審孰是。○爾雅：羆如熊黃，白文朱傳從郭注。又古義引郭璞云：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羆雅云：羆似熊而大，堅中從目，能緣能立。○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指郭注云：此一種蛇，名為蝮虺。孫炎曰：江淮以南以蝮為虺，牙最毒，今蛇細頭大，顏色如文，緩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

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埤雅云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為虺不推一作推為蛇奈何以此故也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李時珍曰蝮與蝮同類即虺也長尺餘蝮大而蝮小其毒則一食經所謂虺色如土小如蝮蛇者是也按據此諸說則虺是蝮之小而土色者也朱傳所引是自名蝮虺乃蝮之最大者也一說古義云陸佃云虺狀似蛇而小或以為蝮蛇者非果蝮蛇入夢將懼有凶徵而何吉之與有○疑問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承上飯寧之室來又云寐夢占立說耳婦媛云乃占我夢乃覺而自占其夢與下章占字不同

### 大人占之七章

劉氏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巫氏占人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婦媛云此設為占夢之詞即可感之異而知所生之祥祥字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全在下二章照見○注天地之會至贈惡夢占夢職文注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星辰所在疏云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遷於天厭謂日前一辰謂之陰建故右遷於天故堪輿

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春秋緯云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囚合解云星二十八宿屬陽辰十二次屬陰○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一作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合解云正夢安靜而夢若高宗示夢帝賚良粥是也噩夢驚愕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平時所思而夢如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覺時所道而夢如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喜悅而夢若文帝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恐懼而夢如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

悸是也古義云若此詩所夢熊羆虺蛇當屬噩夢○本文云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祥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贈惡夢注云聘問也夢者事之祥也季冬數將幾終幾近也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廢之云爾因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舍萌猶新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王前巫至守至正禮運文宗祝出上文此處本作卜筮疏云宗宗伯也祝大祝也鉉按宗人詔相王禮祝者掌祭祀祝號注云瞽樂人也侑四輔也疏云四輔典於規諫者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

之叟以歌詩諫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  
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為所惟守至正  
而已舊注中心為句○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  
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狀後世之人情性  
不治畫之而為猶且昏惑迷亂而不自知覺則其於夢寐者  
率多紛紜章戾而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  
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猶有未易  
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何氏曰人之夢兆禍  
福形焉固有昭晰而如睹者亦有渺茫而無徵者占夢之術  
其云久矣禍福固不可測也凡夢之吉者當思敬近而不驕

夢之凶者當思消弭而無忽豈可決諸庸術之口哉  
乃生男子八章

帝解鄭箋孔疏云天子純朱明其淺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  
舉其大色皆得為朱帝也又自鹿通云天子朱帝諸侯赤帝  
孔疏云朱淺於赤○古義此下二章皆未狀事亦頌禱之意  
也姬嬖云乃生男子言其果應是夢也中四句幼時事末二  
句長時事其注句見生質異意末二句串說寢之等句俱見  
古人垂教意○舊說古義云裳者下之飾也衣之以裳臣道  
也出毛孔云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者王肅謂無生而貴之  
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或云以他日哀繡之榮貴

之亦通孔云玉不用圭而璋者明成人之有漸說出鄭箋又詩話云赤璋以禮南方弄璋南面之象也亦通詩緝云今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福壽○古義云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室家胡安國亦曰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一說說通云有室有家正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

乃生女子卒章

毛傳云褊褊也孔疏云褊褊兒破也○毛傳云瓦紡塼也○朱子曰舊見畫列女傳漆室女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塼也狀未可必韻會甄字注云亦作塼紡鐘欽按古

者紡鐘蓋以瓦作之其形或如細腰銀錠子耳○古義云寢之于地卑之也女人法地以示天尊地卑之意非謂賤之也○一說詩話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褊之并是而褊之示無外務也○注有非二句出鄭箋古義引鍾惺云無非易知無儀難見趙母救其女慎勿為好好尚不可為而况惡乎即此意也亦通○易家人六二爻辭程傳云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劉氏曰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而吉無佞遂即無非儀也在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示也易曰在中饋無佞遂詩曰無

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曰：孟母知婦道記。木全小注：五飯引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兼按：食不必止飯也。周禮食醫六食去小宗伯六粢皆黍稷稻作稌梁麥苽五飯或六食而去苽耳。○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於斯。

後語：舊說出小序。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云：乃新宮三終。鄭注小雅逸篇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於新宮，典凡所笙奏，或謂即斯詩。

誰謂爾無羊首章

卿嬖云：此總見牛羊衆多處。首以誰謂發端，見前此猶凋耗。○古義云：來者自外而來的，即牛羊下來之來。思語辭也。○詩：誰謂爾無羊，不暇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濕；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耳之濕；兩言來思，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先言羊後言牛者，羊躁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每飲嘗先于牛。卿嬖云：濕，是一箇和意，濕，是一箇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勿作推意。○孔疏云：此詩唯言牛羊者，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或降于阿二章。

卿嬖云此意重人順物性上○古義云牛羊之歸者歸矣而其未歸者或降阿或飲池又或寢者或訛者其不一如此後乃將次第而來取也○又云牧者來思亦謂日將夕而驅牛羊以來取也○卿嬖云蓋具備則牧人不阻于雨食備則牧人不苦于飢而牛羊可以隨地得芻牧矣○孔疏云三十維物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卿嬖云爾牲則具凡祭祀燕享之用無不有意○一說古義云牧指牧養牛羊之人與末章之牧人不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

爾牧來思三章

古義云再言爾牧者牛羊多則牧養者亦必多故複舉之也卿嬖云薪蒸雌雄玩四以字是以牧之餘力而兼之也○一說古義云此言牛羊馴擾故牧者亦閒暇得乘其餘力拾取柴木以供爨燎或取飛鳥以<sup>備</sup>飲食按朱傳從鄭箋狀此說恐是本旨○古義云又言爾羊來思者此是續取之羊即前所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者并牛亦在其內王氏曰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取義云堅強猶曰壯盛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猶言無損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曰羣疾○疑問云覽此詩明是一幅羣牧圖所謂詩中有畫

牧人乃夢卒章

古義云。上章言牧事有成。物各得所。如此則年豐人阜。自是此時景象所有。故其睽兆形于牧人之夢。或以為訛言者。非也。卿孃云。衆維魚旒。維旒只是恍惚不可定之象。非人變魚。非似人實魚意。旒做此。○古義云。人多為衆。而魚則其族尤盛。故為豐年之兆。以年豐則人蕃物阜。故夢衆又夢魚。蓋富庶之象也。○鄭箋云。旒旒可以聚衆也。古義云。旒旒又夢旒。則鄉遂之衆。羅列咸在。故其象為室家濔濔。男有室。女有家。言生齒殷盛也。○徐光啓云。記曰。問衆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前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此一章。便開天下國家之大。○呂氏曰。以斯于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大。○顧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節彼南山首章

說文。悵。憂也。徐鍇曰。如火熱也。○詩緝云。師于失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卿孃云。赫。兼師于二意。師尊官。平巨族也。具瞻句。却是憂心如悵的發端。由瞻見其惡。故憂也。不敢本赫。來。畏其威也。怨言出禍隨之。即一戲談。不敢况敢直指其非乎。說通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卿孃云。卒斬。承上二句。來。末句又承卒斬來。○隱公三年。公羊傳云。其稱氏何。譏世卿。注云。世卿者。父死子



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甲世之尹氏也

○節彼南山二章

欽按孔疏毛傳意以山之草木長茂興尹氏位望赫於隆盛鄭箋意以草木滿剛谷使之齊均興尹氏為政不平按疑問或說之意以草木皆結實平均反興又輔氏引蕪傳曰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興意同上後人多主此說○  
婦嬖云不平何謂乃一篇之大要下皆自此推之以心言且勿出用人行政古義云謂何者訝而詰之之辭也○疑問云天方薦瘥三句相遞說見神怒而人怨亦亟宜懲嗟而悔改者古義云方者方來未已也婦嬖云懲指心說嗟指聲說總

由不監來

○尹氏大師三章

婦嬖云此言職任當盡而不知避位也前既言師尹而此復言尹氏大師者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氏就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所繫言均是用人行政倚以為平本大師二字說此二句一連說重在棄均上不可對看○又云四方二句須入平心意講古義云惟平則不愧天子之腹心臣而四方侯國亦庶幾繫屬而不散矣○婦嬖云俾民向棄上二句蓋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行于天子故民得而安息何至迷亂乎○又平末二句言不平之禍及國者必

如此不吊句即上天方薦瘡喪弘多空我師言人之類將滅矣一說疑問云此師字即前師乎大師字空者虛據之謂也

○弗躬弗親四章

詩緝云師乎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古義云式發語辭○無仕鄭箋云置之高位重其祿也○卿嬖云此正指其不平之實通章在用人上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是提起語不可平兼均而不自為政則無以慰具瞻之心而弗信矣其上不迷及弗問者不經詢問不知其賢不肖也弗仕者不經歷試不知其能不能也今汝所進用之姻婭未嘗訪於輿論未嘗試以諸報以斯人事其君便蔽上之聰明故為罔君子此正是不平之心為之而在所當改者故下遂以式夷告之末句又緊根在說末言無使小人得以誤國也則無字要玩但屬姻婭便無使得濫用也○勿曰無皆戒詞○鈔按注上小人即指姻婭下小人是由姻婭而進者也○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機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

○昊天不傭五章

卿嬖云此言天變可畏而示以回天之道也○又云亂對治

看民情搖動，若不欲還于治者，是其不均，變對常看人情，乖離，若不欲順其常者，是其不惠。疏義云：鞠訥大戾，即二章天怒人怨之事也。不平之禍，至於如此。○姬嬖云：君子二字要着，君相是造民者也。如字作若字看，言若能矣，若能，屈也。屈與上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邊發揮矣。與上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在人邊發揮。心闕慙然，俱就民心上說，正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矣。何不備不順之足慮哉。○輔夫曰：天人合一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朱氏曰：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

### 不弔具天六章

姬嬖云：禍亂之甚，總是平氏不平所致，而曰天下之恤者，亦無所歸，多之辭。不弔，承不備不惠言。亂靡句，承鞠訥大戾言。式月斯生，言日甚一日。○古義云：憂心如醒，家父自道也。誰棄國成，怨問之辭。刺平氏也。姬嬖云：卒字有終不改之意。

### 駕彼四牡七章

古義云：駕四牡者，必加衡軛于頭上，故以項領言。姬嬖云：蹙蹙者，世亂而若見天地之狹也。騁有引身而退之意。原家父

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

方茂爾惡八章

相爾牙。孤疏云言各自視汝之牙欲用此牙矣以相殺傷也。○娵嬖云此言小人之暴戾反覆正推靡所聘之由。○一說說約云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也。故集傳曰無適而可蓋總解也。

昊天不平九章

娵嬖云此言尹氏之所為若此彼豈能開莫大之釁哉天實為之耳故曰昊天不平。古義云俾民不寧其寃必至吾王之不寧言王危也。天怒君危皆自尹氏之私心釀之可以憬狀而改圖矣。而莫徵者猶故反自以為是而怨人之規正于爾謂之何哉。○一說疑問云我王不寧我王室不寧也。

家父作誦十章

古義云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為采地因以為氏誦說云諷也。又周禮注云皆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娵嬖云尹氏之惡極矣而所以用尹氏者王也故究王故昏亂之由本乎君心之不明來。○古義云訛化也猶今人言洗滌腸胃也。娵嬖云萬邦之民至衆而畜于王之。一心而有餘此南山之所以倦于王訛畜養而邦總不外用。

人行政之得也。○一說鄒忠胤云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嫌自稱其字訥即凶字以究王訥者家父自陳其作詩之意欲王聽家父之言則王之凶禍窮止于此庶國不至復斬耳式訛爾二句又為叮囑尹氏之辭上章言不懲其心為指尹氏則此言式訛爾心其指尹氏可知。○孔疏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詩人孟子亦此類也。

### 正月繁霜首章

正月解毛傳又既出在傳昭公十七年魯大夫之言又古義

云按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殞霜即此詩所謂正月繁霜者也。顏師古曰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鄭媛云此言天人變亂之極而憂心獨甚也。四月純陽而霜降此必有召之者矣。便含有寵嬖女用小人在見以陰兆陰天非無故而降災也。此句特引起語重訛言上民即指奸邪小人說訛言。講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也。孔將以貽禍甚大言念我以下止承訛言一追獨念不與衆人同安危利災也。為天下國家憂故曰京。正與孔將相映蓋禍大故憂亦大也。既曰京而。又曰小曰憂以衆方不察而不敢顯狀憂之也。正映獨字。父母生我二章。

卿嬖云此承上言遭亂而受病也痛字與上節痒相生○  
按不自二句諸說以為止傷其生之不幸不必承上文說○  
卿嬖云好醜就毀譽上言○疑問云凡為好美之言者必植  
黨比周以相阿附見有獨抱深憂者衆共訕誹而反凌辱之  
故曰憂心愈○是以前悔京○是憂之大愈○是憂之甚惇  
惇是憂之獨

憂心惇三章

卿嬖云此正哀國勢將亡而民生無定也惇即念我獨兮之  
意○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鄭箋云斯  
比乎於也○卿嬖云末二句正財何句意是危言不是貳

心語○注箕子之言出書微子篇

瞻彼中林四章

卿嬖云此承臣僕之憂來見人不能勝天也興意反看方殆  
要看方字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意伊誰句根非勝來知定  
後之禍非私憎則知人之未禍非曲庇矣須重禍淫邊  
謂山蓋早五章

卿嬖云此言王者不能禁止訛言而舉朝莫能辨皆極其痛  
恨之詞也重王一邊首二句是借說莫作此體○說詩云民  
之訛言緊結上二句說註如此矣三字妙言易辨則以起下  
莫懲為可怪○卿嬖云故老諳人情世故占夢識減否吉凶

予聖自矜豈真不知訛言之是非其實心在懼禍也烏雌雄  
相似詩人借來以形是非字非譬喻也欽按上句自字重下  
句誰字泛言故老占夢只自以為聖耳而不敢辨訛言之是  
非則亦誰能別鳥之雌雄乎

謂天蓋高六章

孔疏云曲者曲身也說文云踏小步也○蜴蜥也毛傳爾雅  
翼云蜥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生草澤中爾雅蝮蝮蜥蜴  
蝮蜥守宮四名轉相解至陶隱居名評景著本草別錄以為其類有四  
種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  
者龍子山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愛者名蜥蜴形小黑

喜緣牆壁者名蝮蜥則與今所見似同李時珍曰生山石間  
者曰石龍訓免加結即蜥蜴俗呼豬婆蛇似蛇有四足頭匾尾長  
形細長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細鱗金碧色其五色全者為  
雌生草澤間者曰蛇醫又名蛇師蛇舅母水蜥蜴蝮蝮訓伊磨利  
狀同石龍而頭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黃又有白斑者生屋壁  
間者曰蝮蜥即守宮也訓耶磨利似蛇醫而短小灰褐色並不螫  
人欽按方書及孫炎並以蜥蜴蝮為一物共毛傳同今宜在  
詩正義蝮蝮為水蜥蜴以別之蜴不螫人但畏其毒同虺耳  
又嘗聞有形狀如蜥蜴守宮而隨所居物變易其色者是本  
草所載十二時蟲之類及陶氏所謂蝮蜥小色黑者並螫人

至死不可不知矣。○卿嬖云。此言訛言莫懲。則奉世皆亂。而容身無所謂。天四句。實是詩人之詞。狀不託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訛言之世。賢人處其間。懼禍憂危。而不得展布其四體。乃實理也。而謂字與斯言。字相映。今人即指訛言之人。虺蜴借字。以指訛言之害。注使之至此。即局踏不自安者也。

瞻彼阪田七章

木全云。崎嶇山陰也。境埆瘠薄也。鄭箋云。彼。王也。○卿嬖云。此承上歸咎于上。而傷己無所容也。地力雖薄。猶能生物。天心至仁。乃不愛人。此為反興。我。是。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意此二句。且虛。下四句。即君之待我。無常正天之所加也。彼求我。則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己重也。詩緝云。重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不我力。兼傳云。曾不力用我也。

心之憂矣八章

朱子曰。廢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為廢奴。幽王廢申后。及太子。而以為后。○卿嬖云。此推出亂本。須一氣說下。言吾憂之如結者。以王政之暴厲也。而王政胡為暴厲。如斯意。必有所以致之者。暗合著廢奴說。燎。方揚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意。



終其永懷九章

輔解從孔疏又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娵嬖云此喻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通節就事說正意補在後懷非王懷乃上不知懷而君子代之懷也思其終故曰永懷說約云終其永懷倒句法也又窘又字或照既載亦倒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溼滑總見可棄輔之理也

無棄爾輔十章

娵嬖云輔喻已用之賢僕喻繼用之賢此三句句以輔與僕平對須滾下僕去不輔句總承終喻正應上章終字孔疏云終喻絕險報上又窘陰雨鄭箋云踰度陷絕之險

魚在子沼十一章

古義云沼者池之別名一云圓曰池曲曰沼○詩緝云魚雖藏伏狀沼之水淺亦甚灼狀易見無所逃於罔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娵嬖云念國為虐要者為字正應上今茲之政二句

彼有旨酒十二章

詩緝云彼小人也廣韻云凡非穀而食曰肴鉞按注殷之狀痛也本繫毛傳句解說約云似朱子偶載未甚簡默一本狀作疾宜從之○娵嬖云此言小人利災安危而已獨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治此有聯密意孔云有周旋繼絕意獨憂者

懼國勢日傾禍亂將及也。○孔叢子慎勢篇子順曰云云子順名武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輯錄云突竈突凶也求破壞也。

此：彼有塵率章

疏義云此二句亦指諛人之輩。婦嬖云味方有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觀奇矣三字亦才力僅足支指之意非全狀不受病也。○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殷々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奇矣富人哀此悼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

十月之交首章

竹書紀年云幽王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鄭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疏云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矣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古義云十月籙子由陳少南朱子嚴華谷皆謂夏正建亥之月也。緯書竹書鄭箋以為周正建酉之月。邢雲路亦云以元郭守敬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建酉朔辛卯日辰時日食。近歲安井算梁太史虞翻作太唐僧一行作大亦得是日。食。唐傳仁均成寅元按籙氏朱子曆術未精且據詩中之月皆從夏正又以純陰之月有食會孔醜之言耳。

蓋當時人間雖通用夏正，若朝廷行禮，史官記事，必從周正。此詩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與春秋書法同，是特取史錄入詩，故與他篇不同例也。○交字解從毛傳，一說古義云：會與交不同，會但言其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當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曆家所謂交食是也。故此詩特以交言。○按此說交會二字，剖得為明，但古法曆未必有交道推揆之術也。○說交晦月盡也。徐鍇曰：晦，昧也。說交朔月一日始，籛也。○名云朔，籛也。○欽按南北同道者，蓋據漢曆法月行九道之說言之。九道者，青色、白、黑各二道，與日之黃道一，共為九也。八道出入黃道之四邊，與黃道相距各四度，出外為陽曆入內為陰曆。月分八節，各行一道，在某與黃道交接處，遇與日相重則日食，與日正對則月食，故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月行常在日下，故與日交會則上掩日體，是為日食。此理最易見。月食之說，諸家紛紛，但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引漢張衡靈憲云：當日之所衝，光常不合，則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之微，月過則食。此說最近古，而又恐為得其實者，勿以似近世耶籛氏說嫌之。○又按月避日不食，及此月而日食，並曆家所不信也。蓋天道至誠無息，豈容有運行之少差哉。狀此食春秋兩出，後世間亦見于正史，而載竊謂此食是別有物遮日如食，而非月掩之。猶妖氣忽現星象，而非恆星也。乃

是有不當食而如食之者亦安知其無無有當食而如不食者當食而如不食者以禎祥言之則謂之月避日亦可也狀其不當食而食者固是非常之大變而其當食而不食者雖祥亦異常矣若其當食而食時刻分限合常度者亦以為非常之變則恐非得其情之的論矣狀則其常數而有災祥之應何也天下之物各以其類相感有氣焉有象焉月之盈闕常數也而潮汐往來必從之是固氣類也近聞諸丹陰一老農曰禾將登而日食則必損收穫豈以日為無貴之宗禾亦人生所賴之嘉穀故以其象類應之乎抑亦以其氣如月虛而魚腦滅月死羸確惟乎或云日有食之則米穀蔬葉於茲

日月熟者皆受其害未知果然否凡有此象則亦隨有此氣不得隔而兩之况人君主天下國家而其氣常與所統之物相通日則君象也日而有變異人君焉得不親當其應乎○孔疏云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焦贛曰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記異也警人君也欽按古者推食之術未精故日食則人君必恐懼修省史官每食必書之以垂戒矣○又按古者正陽之月尤忌日食必有赦食之禮說見在  
民莊公二十五年文公十五年昭公十七年傳並食于其純  
陰之月於周為十二月昭公二十二年及三十一年十二月

食傳並不言其變異他月。蘓氏蓋據理說之耳。狀則此詩言  
孔醜者。鄭箋云。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  
故甚惡也。集傳不取之。而從蘓氏陰壯之說。狀據曆考則非  
夏之十月也。蓋日食本是醜。而為孔醜者。或是景色之不好  
或是占兆之不祥耳。但未審古者占法。止如鄭說否。○娵嫫  
云。彼月句。輕特以形容日食之甚耳。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為  
陰所侵。而乃虧焉。是變之大而亂之兆也。下民之下對上天  
變言。蓋天與人相徵應。變見於上。則民窮於下。乱世兆矣。故  
可哀。

日月告凶二章

娵嫫云。日月告凶。謂食以告凶咎也。日食月食。總是不避日  
之故。其道。即月當避日之道也。錢按。古人都以日月之食為  
災變。故在詩詞。謂之不用其行可也。據集傳。則日月之食。皆  
有常度。而以月避日。當食而不食。為得其道。月不避日。當食  
而食之。為失其道。恐亦似過論矣。疑問云。四國瞻仰天子。王  
政不綱。是謂四國無政。賢良所以輔政者。不用其良。則小人  
用事。政無由善矣。行政用人。是二事。而未嘗不相因。○娵嫫  
云。于何二字。有不可不求其故意。

燁々震電三章

講意云。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古義云。

沸水涌出，貌騰相乘陵也。○孔疏云：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狀崔嵬者皆崩落。○鄭瓌云：此本是天變，狀雷電交作，則淫雨必至，而因是川沸，因是陵谷易位矣。此皆陰氣乘陽，激搏使狀天道變而地道亦與之俱變也。○疑問云：胡惜莫懲，則必致亂亡之禍矣。故今之人上著一哀字，謝氏曰：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緯書推康災云：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率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溪谷為陵，小臨大。○一說古義云：此皆追述之語，非同時事也。考竹書涇渭洛竭，岐山崩，在幽王二年，與史記同。即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竭山必崩者也。特周語以為三年耳。竹書又記冬大雷震電，在三年，即此詩之震電。夏六月，隕霜，在四年，即正月篇之繁而日食之變，乃在六年。冬十月，朱子以諸異皆在十月，似太泥。

### 皇父御士四年

孔疏云：皇父為御士之官，謂御之有事，兼擅群職也。欽按士之言事也。集傳亦狀。○公羊傳：隱元年，謂宰噍為宰士。書蔡傳云：周公為冢宰，食邑於畿內。畿內諸侯，孟仲二御，故周公用仲為御士。欽按據此說，則此御士只是侯冢之御，而非屬御之士。與朱傳不同也。疏義云：皇父御士，證以常武首章，則前為是。○膳夫注云：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

者。○季本云。稱氏者由世族而進用也。稱子者年尚少也。王氏曰。艷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不言后而言妻者。不予其為后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狀。○注司朝得失。司猶察也。○卿嬖云。師氏以上皆言不用其良也。首曰御士者。具六官之長。又權之首也。以下六人。雖官有尊卑。皆權寵相連。與皇父朋黨於朝者。按司徒敷五典。教兆民。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宰夫主撤膳。不得以滋味導王。內史掌八柄。不得以私意亂法。趣馬掌王馬政。有故則不秣。師氏糾王得失。有媿則詔王。而以番等為之。必多曠職。非皇父之罪如何。○又云。朱傳為之主。為小人之主也。大都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艷妻上却不可對。

抑此皇父五章

卿嬖云。此重一時字。惟自以為時。故不顧人之利害。而違時以從。一說疑問云。豈曰不時。若曰豈其不識時也。○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其民而告之。三代之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卿嬖云。徹我二句。分以居食對看。蓋徹我牆屋。是動民以從。田卒汙萊。是從居之流弊。此正與時字相映。末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又云。此以下皆詳皇父遷向之害。向地在東都。去西都千里。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

土木煩興，徒富家巨族，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獨傷。見搜括，故其詩云。

皇父孔聖六章

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孔疏云：皇父封圻內，當二  
卿，今立三卿，以此列國也。○古義云：遺餘也。○卿嬖云：孔聖  
二字分明，指出剛愎自用情狀。一說：王氏曰：皇父自謂甚聖，  
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卿嬖云：三有事，是黨惡者。見官人  
不以賢而以富。○又云：下四句，即在上段中看出。一老作老  
成人，說有車馬，即多藏者。指衆人言。說通云：擇有車馬曰有  
非一人之詞也。古義云：以居祖向者，以往向邑而居，此倒文。  
注亦取叶韻耳。○卿嬖云：上言皇父作都，非時動衆以戕民。  
此言皇父作都，貪利自私而棄君不義之事，皆不仁之心所  
為也。不可平對。○竹書紀年云：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

匪勉從事七章

古義云：對天言，故曰下民。○按：下民之孽，雖承無罪，遭謗說  
所包自廣。下文噂沓皆憎，反覆害人者，示就其中抽出來說。  
般怨于謔口，噂沓：據注只是多言。○卿嬖云：末句言孽  
由人作，正與匪降自天緊相呼喚。

怨之我思卒章

卿嬖云：孔疇且說四方二句，是傷於財，民莫二句，是困於



後正見其孤痛也。羨逸亦對己相形言之。非真羨且逸也。○  
疑問云：論伐民之禍原始於隼父而成于衆小人。故曰匪降  
自天。職競由人。論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即皈告于人無益也。  
不若安命之為愈。故曰天命不徹。○吁。語及此。可謂痛摧  
其心骨矣。

○浩：昊天首章

古義云：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又一說云。  
喪死喪也。兵戎不靖。民多死。○等四章。所謂戎成不遐也。○  
劉氏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天下為是天。故此章以昊天  
言不駿其德。以是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皈告  
而各以義類。然於天耳。兼氏曰：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皈。然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  
也。○婦孺云：有罪無罪。正指四國之人言。以無罪之民而共  
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非慮非圖之意。重無罪一邊。

周宗既滅二章

呂記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謂三公及大  
夫。○疏義云：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  
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天官婦孺云：首二句承天變來。此  
時周尚未滅。而既滅者。詩人之危詞。靡所止戾。言未知屬于  
何姓。正應一宗字。○古義云：離居者。離析而居于外邑。婦孺

云正大夫六句所謂群臣皆敬也莫知我勤只言無共我共  
事者非怨人不知也古義云夙夜者早夜在公以供職業也  
諸侯各君其國則邦人呼之為君莫肯朝夕者不來朝也柳  
宗元云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緝云邦君諸侯莫肯朝  
暮省王者○卿嬖云庶曰異望之詞主覆出為惡即後好佞  
惡直意但此處且勿說盡○注或說陳氏曰亦字乃因前正  
月篇而言耳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示道已狀之事○古  
義云式發聲

如何昊天三章

卿嬖云首句繫根上覆出為惡來言至為惡不已雖曰呼天  
以訴王實則借天以指王也碎言即下章不能言不可使是  
也○古義云允百君子亦主正大夫輩言不欲作之故汎指  
之也卿嬖云敬身謂及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之心而各謹恪  
以盡臣職相畏就僚友間無欺慢言要看胡不字各敬便是  
相畏亦帖云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各敬其身便是  
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字豈其不畏天乎○輔成  
曰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  
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戒成不退四章

集傳引易大壯上六文國語楚語替作襲注云近也漢侍中

百官表注。邵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卿嬖云：首二句，總括  
上天愛人離之意，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說文：曾，詞之，舒  
也。徐錯云：緩氣言之，故曰舒。古義云：惜，日瘁，即前章所云  
我勤也。卿嬖云：我字，與君子相應，誓御之憂，君子之莫訊  
皆指兵寇饑饉說。聽言則答，諂言則退，此正應不忠敬身者  
此二句，曲盡諛臣容身畏罪情態。二則字，可味，側重下句。○  
一說自礎之曰：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也。諂言，有可  
諂之譏，不必說到諂及己方退。嬖

哀哉不能言五章

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別又體其情而言之。此  
章言彼其所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古義云：此承  
上章末二句而言。一說：卿嬖云：匪言是忠誠，內激言出於心  
維躬句，是身蒙其禍，大則罪罟，小則排斥也。哀哉，哀其不能  
言也。哀其躬之瘁也。嗚矣，可其躬之處體也。打頭下這四字  
極妙，要見慨嘆意。

維曰于仕六章

古義云：棘，通作韃，急也。謂其不得從容也。○卿嬖云：要看亦  
字，四句須滾說，不可平。○又云：此承上言，夫言之說難，而仕  
又多患，則爾之離叛而去，而莫肯訊者，職此故也。  
謂爾遷于王都，卒章

疑問云此節始勸其復歸而正責之○注已之無德在義云亦謂國無群僚誰與共理○鄭燮云不曰難仕而曰無家者且憂思之極至于泣血言疾者其真情在懼禍而不肯遷耳不滂而泣曰泣血只形容苦痛之意○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狀則此摯御之臣蓋示非常人矣

後語一說沈無回曰常武者奮武之說也曰雨無正者正大夫訛也此即篇中之語命名耳

小星之什二之五

○是天疾威首章

一說詩緝云是天以仁愷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鄭燮云此言敷布于下土者王猷之邪僻即若天使之狀也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鄭燮云謀猷謀字皆為王謀成之謀及下謀之之謀皆指眾人

渝：訛：二章

朱氏曰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古義云先立一從違之儀以簧鼓于君側王之不從覆用全根于此○鄭燮云

孔哀哀國事也。即孔印意。伊于胡底。不知何究竟也。  
我龜既厭三章

婦嬖云。此言謀之無成。由王無善斷之明也。謀神意輕。不過引起之詞。重謀夫上。病在多字。○古義云。虞書曰。官占先蔽。志是命于元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謀。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今王曾無定見。既聽。癸子不臧之謀。兵雖乞靈于卜。何益。此龜所以厭之。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詩緝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言卜之不中也。○輔氏曰。上無聽言之明。則人。得以肆其說。張賓。王曰。謀雖貴。而斷之貴。獨。○古義云。發言猶言出言。黃文。

祿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失孔多也。誰敢執其咎。此謀之所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此。詩緝云。謂事若不成。則外有所取。故皆持兩端也。○婦嬖云。末二句。正意先提在如字頭上。見言無決。則事不成矣。孔疏云。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哀哉為猶四章

劉氏曰。詩中猷猶二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婦嬖云。哀哉一句。貫下六句。病在適字。要着匪字。維字。正見其可哀也。○疑問云。蓋上章說得箇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為謀者。故此傷其所為者。匪先民大猶之法。而唯適言之。從是。正首章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者。先民。即出大猷之人。對

舉言者甚言其猶之不歸於法則耳。不疏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古義云：聽在上，爭在下。○婦嬖云：末二句，正意先提在如字頭上，見謀之必不成也。注所引古語，出後漢書章帝斷議禮之言，引諺云：釜按疑問云：築室宜与居者謀。古義云：不謀之于工師，皆未狀。只是况聽裁人不主聖賢之大道，而權利之好，亦歸其無定見矣。

### 國雖靡止五章

古義引洪範五事之時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按貌恭則氣象嚴整，警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又聖足以該下四德。故特提言之。劉氏曰：洪範五事次序，與詩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婦嬖云：聖哲謀肅又，此正先民之列，而大猷所從出者，只王謀減不從，故此輩付之流泉耳。看無字有翼其愛惜培植無使至此意。○輔氏曰：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不敢暴虎，卒章。

古義云：一他汎指而對舉之詞，淵言淺，冰言薄，危之至也。○婦嬖云：此嘆人無遠慮而已有隱憂也。首三句呼起莫知二句，暴虎馮河，只借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字提起，指君臣說。

一指暴虎馮河之患他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而盈庭之人皆莫知也如臨履雖云慮禍之及已實則懷宗社之隱憂也後語一說古義云亦敬謂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狀大東名小東正宜互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車夫子刪之狀則頌有小東又焉得有大東乎皆猜說也欽按蕪氏蓋亦謂是宛弁明本名有兩篇同類者至於編次二雅乃加大小以別之耳然大明章句多於小明則宛弁明及小東之類亦安知非以章句多寡為別而不于二雅之大小其大東則自是詩詞也

宛彼鳴鳩首章

小宛

陸疏云鳴鳩斑鳩也新疏云訓伊佳累有繡文古義云斑鳩似鶉鳩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頂欽按毛傳云鳴鳩鶉鷓鷃字林為鶉即爾雅所謂鶉鳩鶉鷓也訓飛噉說見菑篇又廣雅及舍人皆以鶉鳩為斑鳩未知孰是○鄭環云此以鳩之小而戾乎天興已之憂而念先人皆努力求至意明發不寐正夜氣清明之時故壞二人之念雖無時不狀而獨明發為尤切懷字中即合下謹儀教子等事非空懷也故曰相戒之端

人之齊聖二章

朱氏曰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敗德。○說文壹專壹也。○通解云敬儀且須於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古義云凡喪儀之事非一而酒酒為甚。○柳塘云天命就一身禍福言總是叮嚀不可不敬之意蓋威儀所以定命也

中原有菽三章

螟蛉訓亞思解從陸疏步屈尺蠖也爾雅螟蛉采蠹也郭注

云俗謂之桑蠹亦曰戎女。○螟蠹訓沙利解從說文爾雅果蠹

蒲盧郭注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螋陶弘景曰雖土蜂不就土中作窟謂捷土作房尔。○欽按真如內則三月始負子

之負注云負之謂抱之螟蠹負之說亦陸疏狀而毛傳鄭箋

及莊子列子法書說文等皆既言之蓋古來相傳之俗語耳

陶弘景以來知果蠹自有子非祝他蟲子變成范處義解順

新語云近世詩人取螟蠹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

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狀在穴中久則螟

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螟蠹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

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背之間其蜘蛛

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養

蠶亦寄卵于蠶之身久其卵為蠶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

者一說古義云置物于背曰負螟蛉之背有子乃螟蠹之子



螺贏使之負之正借之以字化其子耳教子之道日漸月索  
俟之自化何以異是○說約云此章以四句與二句狀實以  
兩意與兩意○古義云身者親之枝子者身之枝敬威儀以  
善吾身所以繼先人也或毅以教吾子所以繼吾身亦所以  
繼先人也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  
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彼脊令四章

說約云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狀在原當主行則  
搖此處主飛則鳴也古義云所生謂父母也○婦孺云此章  
以脊令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退不得暇逸日月無  
分總是與時俱進夙興夜寐只憂上意起下與明發不寐相  
應上曰先人曰二人此曰爾所生故到身上語更警切無忝  
者身處乱世不求有譽只求無咎也上文泛說一箇自毅的  
道理下手處全在日邁月征四字

文之桑虎五章

桑虎解從爾雅郭注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虎不啄粟非廉  
也邢疏云竊即古之淺字竊脂為淺白也此經下別云桑虎  
占竊云竊黃等并列春秋九扈是也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  
脂肉目驗而狀徐詳桑  
虎篇下○按填寡謂病者寡婦也○犴獄  
解出韓詩○婦孺云此與用刑之濫而求所以自善也提出

填寡岸獄世網可畏之狀自何能善者求自善之道以無辱  
父母耳自何字乃凜不敢自保意比前更進一步故下文  
以戰兢繼之

溫：恭人卒章

輔氏曰溫：恭人喘之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兢：則自  
謂也婦孺云恭人之恭小心之喘只是槩言其持身涉世之  
心常有如此非懼禍也如履薄冰斷非敬外更善道別有一  
層工夫○欽按墜隕通用但墜似兼得懸而下之意

弁彼鸞斯首章

鸞辭從爾雅郭注又邢疏云說文字林皆云楚鳥埤雅云鳥

俗云箇孝鳥也一名鴉其名自呼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

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頂而群飛者謂

之燕鳥燕鳥白脰鳥也雅鳥鸞也欽按舊說皆如此獨李時

珍本草一曰慈鳥者說文所謂孝鳥也一曰鳥雅者禽經所

謂大嘴鳥俗云法以詩之鸞爾雅之鸞鴉小爾雅之雅鳥謂

文之楚鳥為一而曰鳥雅大嘴而性貪鷲好鳴善避繒繳未

知是否大抵單稱鳥稱鴉者慈鳥也稱鳥雅者大嘴鳥也稱

鴉鳥者楚鳥此詩所謂鸞也內地未見此鳥其白脰鳥蓋西

鄙呼為高麗鳥者是也豐臣公伐朝鮮時所得也○婦孺云

興意以小鳥之有暇興己之失所怙通解云民莫不殺謂其

皆有父子之親也。○說約云：按群飛安間則無一嘗之不安矣。民莫不穀而我獨干罹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興之義。○古義云：我之不得干親疑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于天而至是乎。鄉壤云：西何字是詳審以探干罹之由意只在吸起末三章忍心信諄易言之過而非真自然以引咎也。一說倪玉汝曰云者設為問詞以求處之；道非安之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跋：周道二章

鄉壤云：平易之路塞之則草生憂傷其事念之則心痛此興意也。○孔疏云：怒焉悲闕如有物之擣心也。古義云：按此即易林所謂曾春也。謝氏曰：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孔疏云：疾首頭痛也。疑問云：此章憂字凡三見如擣憂之至於痛也。用老憂之至於衰也。疾首憂之至於病也。○古義云：按上章怨己之不得於親而思慕此則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

維桑與梓三章

朱子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鄉壤云：靡瞻二句言我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狀也。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自非命之窮豈有一本之親而至是乎。○孔疏云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一說古義云已既已為父所放又其母中居早已見黜不得瞻

菟彼柳斯四章

○亦帖云四十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別是一體。○柳斯云不知所屆如窮人無歸意。

鹿斯之奔五章

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顧也。○亦帖云譬彼句鄭箋云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病故無枝也。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一說殷太白酒曰奔鹿也而留其群雉响也而求其雌放逐之人兄弟妻子不得近若無枝壞木也。悲哉。○古義云寧字有怪歎之意。柳斯無人知也雖是泛說而冀王感悟意即在言外。

相彼投兔六章

劉敞曰兔為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詳此投兔之比。○鄭箋云君子作此王也。柳斯云親親之心甚於仁民愛物乃

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恤意。對不忍說。若殘忍之忍。恐非  
人子謂親意。○古義云。心之憂矣。篇中凡五見。至此則付之  
無可奈何矣。湧出無聲。見悲之極。○說約云。按以上諸章。注  
中父母失愛。信謔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主意所在也。狀  
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注史記主父偃傳。釋疑云。暴露  
言暴於日而宿於露中也。

君子信讒七章

鄭箋云。倚其顛。不欲妄路之。○婦嬖云。信謔二字。是秉心之  
忍處。不舒究。正是不惠愛也。二句一順說下。乃足上信謔之  
意。興意重在不忘上。末二句串說。舍字從信字來。此章語雖  
直而怨却淺。有厚望其堅諫之意。

莫高匪山一章

古義云。任意而言曰由言。鄭訓由為用。謂王無輕用讒人之  
言亦通。○詩緝云。莫高莫溲。言無有高深於此者云。王勿  
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  
屬耳垣牆者。將窺伺意嚮而為讒也。亦帖云。此詩作於信謔  
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委婉處。○婦嬖云。  
末四句折梁。比東宮之處。發笥。比國家之事。此二句是戒伯  
服意。末二句。則知其無加之何而自決也。詞若決絕。實則有  
望王之象。古義云。無逝我梁以下。既見谷風篇。疑古有此成

語故二詩皆引用之。○易繫云：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偃之昊天首章

卿嬖云：上四句緊相連者，是作其遭亂之甚，下四句即承無罪無辜一句說。亂字且虛，發端言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破其害已甚，即亂如此之意。○一說：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蓋自懼其毒而反覆致審也。舊說以為冀其獲免，非是。

亂之初生二章

卿嬖云：君子如怒四句，不是云以示止亂之道，乃是憾王之詞。按注末一君子指賢者。

君子屢盟三章

卿嬖云：屢盟者，君子盟也。此二句與上如社及暴字就罪戾及於無辜言。此二句與上如怒反。○說約云：以謗為盜，疾之甚也。真氏曰：謗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也。○卿嬖云：末二句又承上言之，止共止字，只盡心竭力意。若只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于共耳。印指危殆國家說。○詩緝云：此三章先刺謗者，下三章則專刺謗人。

○良藥苦口二句出家語

爽之寢廟四章  
古義引後漢祭祀志云：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

之具以薦新物。翻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婦嬖云。此節全在他人二句為主。興是興此。此是比此也。故曰反覆興此。奕奕規模宏濶。作之就盡制上說。大猷即倫理秩。是有條理。經綸各當。佳之一定而不可易也。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總以能人所難能為興。末二句遇字着力見。

在染桑木五章

婦嬖云。上四句興諛言之易辨。下作其言之所恥也。疏義云。桑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謬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興。○婦嬖云。往來如緝。翩往來之說。蛇。子句特以起末二句。重巧言。過所謂心焉。數之者比也。碩言是闢宗社生靈者。出之安重而徐舒。故曰蛇。非狀其碩也。巧言變。亂是非。務婉轉以悅人。故曰黃。

彼何人斯五章

釋文。麋又作湄。微。墟解。爾雅。釋訓。文注云。鼈脚脰也。○婦嬖云。此是反覆其詞。以賤惡其人也。彼何人斯。已足鄙之不足數。而曰居河之麋。又是箇下流賤品。曰微墟之疾。又設詞以極其醜態。亂字應上許多亂字。但上言亂生於王之信謬。而此則言亂階于斯人之謬也。為猶。即云謀欲。謬言。謀欲。謬。

人之謀也。西居字相映。○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彼何人斯首章

鄭箋云：暴也。蘧也。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蘧念生之後，成十一年在傳云：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蘧念生，以溫為同冠，則蘧在溫。杜預曰：今河南溫縣是蘧，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時蘧子百義曰：以國在溫，又稱渾子。此云公者，蓋子壽而云公也。古義云：按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洛，戎盟于暴。杜注以為鄭地，其性未詳。據鄭語謂己姓昆吾之後，今以世本及譙周古史考證之，則此暴公乃暴辛公。蘧公乃蘧成公也。辛公，路史又作新

公。世代無考。孔疏云：二人從行，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鄭箋云：梁，魚梁也。一說古義云：梁，說文云：水橋也。蘧公西居之門外有之，非魚梁也。○鄭箋云：孔艱，未有直指，謂已說，但就遊我梁二句見之。胡字怪而歎之之詞。○又云：此篇總是其心孔艱，故末以極反側應之。

二人從行二章

鄭箋云：誰為不必明說，謂只是失位得罪便是。三四句不責其為禍，而責其坐視己之禍而不入我門以唁之也。末二句追言其始親厚之時，不我可，即根不入唁我，說非說謂己為不可也。二句須一氣說，不如字直貫可字。



彼何人斯三章

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甬也。○婦嬖云不見其身是暴公羞愧畏見蒯公乃托以亟行而即去故也不愧于人二句不平歸重天上天以照察言見聰明；威無隱不燭人縱可欺獨不畏於天乎諧我意只好隱含莫太顯然力疑問云欲自掩蔽若非己諧之者狀未嘗不欲至其庭而辰心終不容昧欲行又且止焉。

彼何人斯四章

婦嬖云四章至六章皆模寫其詭秘皇遽之狀疾如飄風就我聞其聲者出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我心反得自安今相值而不相入則爾心寡測適足以攪亂我心矣胡不字與攬心正相應

爾之安行五章

講意云末二句來字指遊梁之時說婦嬖云既一字及下云何字有深求其故而不得之意陳不叔曰一則曰胡遊我梁祇攬我心再則曰壹者之來之何其旰夫既知其諧我矣而猶為是望之詞非放假此以愧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則既有不能自信之意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為是諧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易豫六三之本義云盱眙視也。○左本

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詰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拳眉揚目也詰告也

爾還而入六章

鄭箋云此亦設詞使其不得轉動也。按否字鄭箋云不通也。朱傳無解則只是訓不狀。蓋對素知言之也。猶曰我嘗謂知爾者而今若此則否矣。難知也。鄭箋云難知即首孔險。朱反側是也。○一說疑問云否不然也。即前章云不我可之謂

伯氏吹壎七章

壎，箎解爾雅郭注孔疏云壎，圓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注云燒土為之一說。廣雅云箎以竹為之。有八孔前有一孔

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程康孫曰獨以壎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壎箎二音同為一節。○周禮司盟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云盟者盟將來詛者詛過往。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有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以詛過往而或為將來盟詛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執耳執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孔疏云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若盟皆用牛。○古義云此章奔出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鄭箋云籩暴同為王臣故曰伯仲言其親愛也。謀國之時議論相應和是壎箎之吹也。如貫又以形容首二句見得心字意契相連不解也。

○鄭箋云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為鬼為蜮卒章

蜮解從毛傳及陸疏又柳宗元曰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疔韻會小補云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  
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射虱○詩緝云末章峻辭責之  
不復含隱也婦嬖云此反側一句最重乃全詩之脈好歌指  
通詩言以極反側即其不見而極之也要看注心字正應首  
章其心孔難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  
悔悟之心焉尔  
後語郝敬曰愚讀此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以詩之性情

處變則無所經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姜兮斐兮首章 卷伯

陸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  
也○古義云諧誣告之也○婦嬖云首二句是喻謗人飾小  
以成大下是作其心之忍也

吟兮侈兮二章

詩緝云箕訓密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婦嬖云成是南箕是云克拓之展布之如南箕大張

緝：翩：三章

詩緝云謗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狀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

翩狀如鳥之飛

捷：幡：四章

婦嬖云捷：幡：就言語上說來。○古義云謀欲諧言者謀欲求工於諧人之言也。○婦嬖云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理或狀也。○曾注一說古義云此蓋微詞以諷王驕人好：五章

古義云草通作慄愁不安也。鍾惺云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王氏曰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婦嬖云要知過抑驕人正以慰安勞人意不平。彼諧人者六章

說文云豺俗豺狼屬拘聲尔雅翼云牙如錐長尾白頰足前短后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令人稱豺狗。○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於人於彼使凍餓之也。○孔疏云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又云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吳天也。輯錄云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卒章

疏義云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加者出其上也。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劉氏曰寺之言侍也。

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使令蓋奄人也○疏  
義云卑可外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說約云按遭謫  
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謫後按此明非據徐士彰曰  
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  
裨於人耳說約云敬聰又是別轉意興亦在四句截○劉氏  
曰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  
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時讀者當自得之

習之谷風首章

後語劉氏曰五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  
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  
亦帖云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疏義云風雨相須所以  
興維予与女也通解云末二句在興外○一說古義云安者  
恐之反樂者懼之反轉變也警訝之意

習之谷風二章

爾雅焚輪謂之頽郭注云頽暴風從上下也疏義云焚輪旋  
轉之貌講意云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舍之意興意亦到  
四句止○婦嬖云上言棄予猶謂迹跡也此言如遺猶云委  
路旁不復記存矣

習之谷風卒章

孔疏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

○鄰壤云此此友不能無過友者不可念其過也以風之廣  
被不能有全功此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大德即前患難  
憂思時相親相救說小怨凡一時懟詞忿色人情所不能免  
皆是忘字思字重看正指女轉棄予棄予如遺言之○說通  
云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失  
德小怨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蓼者莪首章

莪解見青者莪○明堂月令違天時日蓼秀蓬蒿並興管  
其嘉谷不生而蓬蒿蕪蕪藜秀○一說爾雅繁之類秋為蒿請  
緝云莪始生香美可食臣秋高大為蒿則唐惡不可食喻父

母生長我身至子長大乃是無用之德子不終長也此孝子  
自然其身之辭也○古義云哀二字壹氣略歇以父母連  
下句看生我不專指始生言如笄四章所云皆所以生我者  
劬勞之劇也其勞頻數謂之劬勞○一說說約云按興必有  
照應狀後作轉此無照應即轉故別轉同而興比異也若此  
詩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且集傳必補父生我以為美材  
云者示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照樣補入則為改比為  
興矣

蓼者莪二章

爾雅訓法杜蒨郭注云無子者陸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

云：集傳一名馬新蒿李時珍曰別錄牡蒿馬先蒿原是  
二條陸璣所謂有子者乃馬先蒿而後引無子之牡蒿釋之  
誤矣又本草別錄牡蒿注蕪菘曰齊頭蒿也所在有之葉似  
防風細薄而無光澤李時珍曰齊頭蒿三四月生苗其葉扁  
而本狹末多有禿岐嫩時可茹鹿食九草此其一也秋開細  
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為無子  
也○爾雅蒿葦蔚牡蒿詩緝云蔚蒿之尤蕪大者也詩人取  
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此舉蔚以言蒿之蕪大  
耳○古義云瘁通作顛顛顛也劬勞而至于瘁勞苦見于自  
也

錡之罄矣三章

爾雅郭注云錡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劉氏曰以錡比父母以  
錡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錡錡之小大也通解  
云重子為父母所資上○詩緝云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  
也○歎問云怙之冒也恃賴恃也古義云無父何怙者言非  
父則子何所依怙非以父死為無父也下句放此○婦嬈云  
此言子之不得終養以應伊蒿伊蔚意生死二字何等痛切  
不如須臾上恥字說自慚不可以為子自慚不可以為人  
也銜恤抱苦在心鬱之不自得也靡至神魂不定悵之無所之  
也此所以生不如死之久也

父子生我四章

古義云此章皆父母所以生我者正劬勞勞悴之實也通解云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疑問云受氣曰生成形曰鞠拊拊循也撫摩抑搔之謂劉氏曰恐其驚則拊之蓄蓄養也衣食調燠之謂長成長也日夕滋益以望其成育愛育也煦拘翼庇以致其愛顧即顧視之謂言無時而不顧也復即往復之復言無往而不復年氏曰不能暫舍也出入腹我言一出入常置之懷抱中非止三年懷抱而已也此數字不過就可舉者數之耳若論父母之恩勤即就中一字細求之說不盡更看數字形容之亦說不盡婦孺云教我字見得我之為我非父母無以致今日此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勞悴處古義云撫躬自念凄其欲絕一說古義云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此○輔氏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郝敬曰君之恩指躬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指躬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章潢曰天之德曰生故論德之圖極者必歸諸天也狀得天地之塞以成形而所以成形者非親亦得天地之帥以成性而性即秉于賦形者非親亦形性合而成人天親原合一以其生之者一也



南山烈之五章卒章

詩緝云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之感飄風之發觸目皆悲傷也○婦孺云此二章承上罔極之恩終不可報來山高大則風疾乃民皆善而我獨害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何害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說民莫不殺亦只是得終養意耳嘆恨無窮之意全在獨字上見

後語 輔氏曰先生載王衷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狀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說耳○古義云齊顧祖早孤讀詩至哀之父母輒執書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又孟元方誦詩至

蓼莪篇必哀咽不已○朱氏曰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此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而非人子也  
○有饔簋飧首章 大東

簋解見權輿篇○毛傳云飧熟食謂黍稷也孔疏云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又韻會云說文本作餐言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餐餐為飯別名今文作飧字林云水澆飯也又周禮司儀致飧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饗○說約云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少有牲體之七上有疏七同上謂七柄有喪七雜三七以棘特牲喪七以桑雜耳禮圖又云七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此據注牲

禮之也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潤如俗馬蹄刀狀。○古義云：周道適周之道，砥細千礪磨石也。言語辭譚，龐姓子爵，詳見顧人篇。○卿嬖云：興意以蓋之，滿突不平，反砥之平以已之曲。反矢之直，此是反興，亦無大義。履指朝見會同而往來者視，蓋視此路之行也。所履所視，要點出人心樂從無怨氣象。此時賦役均平之時，至此則有異焉者。末二句要含蓄，所謂望城欲哭者也。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意耳，不宜露。

小東大東二章

說吏杼機之持緯者，曹氏曰：機也。訓飛。袖，易林作軸，鉉按朱傳云：受經者也。據此則所謂膝也。訓如。說筆鼎云：卷織者從

此說則所謂機也。

訓吏農

○糾二句解見葛屨篇。○說約

云：此章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狀是西截，不是西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古義云：布縷為三征之首，舉此以見其餘也。婦嬖云：杼袖其空，非謂無杼袖，是杼袖之上無經緯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於奔命可知。既往既來，反上視履說，使我心疚，正應首章末句。

有例汎泉三章

薪是獲薪，古義云：惟茲獲薪，司爨者欲用之為薪，廣其載而蓄之。○婦嬖云：首段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因物以著人

之當安狀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之故重可息邊憚人  
桑指東人說載而畜之猶不至於腐哀而息之猶不至於盡  
也蓋冀西人之息之也

東人之子四章

古義云衣服謂在官之章服私人謂權門私家之人○又云  
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政偏衆  
官廢職由此已困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卿嬖云正  
典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不字反上可字看  
不來者以下國供賦為當狀不少矜念也每人私人就西人  
中舉其微賤者以例貴者而言古義云四種人皆平等以子  
稱富不足之意

或以其酒五章

古義云漿乃酒之薄者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是也  
○鄭箋云佩璲以瑞玉為珮說約云青之子佩不言佩色也  
則此鞞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紱者○漢天河也訓亞麻織  
女星名訓吐奈拔○毛傳云襄反也邪疏云反者謂從旦至  
暮七辰而復反於宿也○卿嬖云首四句而不以縣上不来  
與下二章不字語氣相應舉酒佩百物皆狀皆從西人得志  
來出之甚艱而視之甚易不得不求助于天矣○一說古義  
云求助于織女為杼柚其空而言也求助于牽牛為織勞不

來而言也。

雖則七襄六章

古義云：報答也。章，文章。錦綺之屬。○爾雅：河鼓謂之牽牛。訓飛

箇下矢，又云，伊奴加非下矢。孔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爾雅：明星訓亞加謂之啓明。孫炎云：明星，太白也。又訓福

矣。長庚訓田烏毛傳云：庚，續也。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

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也。○畢：星也。訓亞○歐

陽子曰：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宮作。雖有天畢

不能為我掩捕鳥獸，一說古義云：按日者君象，故啓明長庚

有臣之義。詩：隱辭以刺正。○婦嬖云：載施之行，承啓明長庚

天畢言。

維南有箕，卒章。

古義云：南斗訓飛六星，狀亦如北斗。東四星為魁，西二星

為柄。北斗七星，春秋運斗樞云：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

七為標，合而為斗。說約云：按集傳雖兩說，狀詩既明言維北

而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婦嬖云：上四句不過是引起

下段之意，亦是說有名無實。按據婦嬖下文，則此處似既

有天不助我，輸西之米粟酒漿之意。一說古義云：東人困于

不得飲食，故思斂揚米粟以成酒漿而挹軒之，而箕斗徒存

空名了無實用，亦徒付之妄想而已。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相應。○鄭箋云：翁引也。引古者謂上星相近。董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婦嬖云：箕廣引古者謂東人之粟尚有餘而欲吞噬之也。斗西其柄，若東人之酒尚有餘而欲挹取之也。南北止映西字，見西不見助，南北亦何怨於我而若是。總是不勝吞噬挹取之苦，則見其形而遂畏之也。自維天有漢至此，皆困極而為是無可奈何之詞，莫認作實說。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濶疎而意脉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然，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 四月維夏首章

婦嬖云：興意取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吾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呼先祖人窮則反本也。匪人只就忍處見之，無所取咎而咎於先祖者，不敢作言其上也。

#### 秋日淒々二章

婦嬖云：此言肅殺用威，百卉皆狀，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人民病隨處皆狀，何處可安哉。

#### 冬日烈々三章

欽按：興意與蓼莪南山烈々同，蓋其興正而兼反。疏義云：亂則俱害矣，而云狀者，自傷之甚也。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慄同，故以起興。○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景。范

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  
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四章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婦嬖云此以山有  
美材照狀可見興在位者變為殘賊而不知為誰之過蓋反  
興也殘賊就不仁不義以害民病國說莫知其尤暗指王說  
說約云莫知者歎辭也

相彼泉水五章

婦嬖云構禍者不謂舉手犯網動足觸機也正應首二章意  
昌云能穀謂何時可免於禍也

淄：江漢六章

婦嬖云南國之有江漢興大君必有忠臣此以情不如物理  
為興識有者如云紀存不忘莫我有不免構禍而日被殘賊  
之害矣

匪鷄匪鳶七章

古義云鷄當依說文作鷄云鷄也又說文雕鷲也縮文或从  
鳥作鷄訓哇而雅翼云鷄者鷄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  
空中盤旋無細不覩能食麋鹿之屬可謂鷲有力矣埤雅云  
今大雕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捉而食之一名拂河相感  
甚云其毛亦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雕毛必衆毛羽自

落也。又說文云：鷲鳥，黑色多子。山海經注云：鷲，小雕也。漢書  
顏注云：雕，大鷲鳥，一名鷲，黑色。翻可為箭。埤雅云：雕能食草，  
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雕。訓句麻 太加爾雅云：南方有鳥，名曰羗，  
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李時珍引禽經曰：雕以周之鷲，以就  
之，鷲以搏之，皆言其擊搏之異也。欽按：鷲，本皂雕也。但雕、鷲  
二字相借用，鷲亦可謂之皂雕矣。○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  
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  
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埤雅云：此言忠臣  
無去亂之義也。據莫有而言，則固宜高飛遠走，不在人間。其  
奈匪鷲、匪鳥、匪鱣、匪鮪何矣！其遠，是傷天下之亂也。翰飛

潛逃，是以盡瘁自天也。

山有薺薇，卒章。

棟解從爾雅郭注。○埤雅云：即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以興己之自鳴其哀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通  
解云：患害之逢，無地之可逃，但能發摠哀痛之情於歌詩之  
間而已。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309